

通鑑答問

三

通鑑答問卷第三

後漢王應麟伯厚甫

漢高帝

樊噲諫急還霸上無留宮中

或問樊噲之諫此興亡之大幾也沛公待張良之言而後聽何歟曰噲非謀臣也是以沛公忽而不聽微良之言幾於失天下矣湯始征葛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雨吳入郢而處楚之宮關辛聞之曰焉能定楚與民同欲則興從己之欲則敗沛公始入關見宮室帷帳

三四

答問卷三

一

重寶婦女處有留居之意此所謂懷與安實敗名者也未有以收秦民之心而先有富天下之意此心一縱與吳處楚宮何以異哉不惟項羽攻之諸侯誰不仰關而爭者紛華盛麗以樂恣憂志驕氣惰心醉智昏其能戰且守乎孟子曰是動天下之兵也沛公從諫如流還軍霸上三章之約除苛解燒秦民獻耳辭而不受若時雨降民大悅人心之歸天命之集也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華范增知其志不在小蓋定天下者存乎志秦於安樂則其志滿耽於化質色則其志荒其滿其荒以志之小也志大則公乎天下不私乎

一身為百世之謀不為一時之謀范增善於規敵矣
樊噲武夫也凡沛公之失而進諫辭嚴義正蘆席
臣之風乃與子房不約而合其識慮遠矣頃然有一
范增羽燒秦宮室收寶貨婦女而東增也默無一言
以諫視武夫之噲猶不逮况可以抗子房哉漢有人
而興楚無人而亡於斯已決矣雖然人心惟危至可
懼也高帝能納諫於咸陽不能不縱欲於彭城置酒
高會不備不虞大棄其師身危僅免噫罔差于逸罔
淫于樂不役耳目百度惟正此帝王正心之學也惜
漢之羣臣無能格君心者

三十九

卷之三

三老董公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

或問胡文定公曰漢初興張子房為韓滅秦以明春
秋復讎之義三老董公請漢為義帝發喪以暴項羽
弑君之惡下逮武宣之世時君信重其書學士大夫
誦說用以斷獄決事雖萬目未張而大綱克正然則
漢王縞素之師假義而行其合於春秋與曰大者天
地其次君臣春秋書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示誅
亂臣討賊子先治其黨與之法也書衛人殺州吁于
濮以討賊許衆人以失賊罪鄰國也故春秋成而亂
臣賊子懼舉一事可見矣陳恒弑君夫子沐浴而朝

計之誠也 迎人倫之大變 人人得以致之 鄰國不討
則為侯賊 晉之君臣能從夫子之言 以正天地之經
周道可復 興矣而莫之從也 魏安陵君曰 吾先君成
侯守此地 子受大府之憲 其上篇曰 臣弑君 有常不
救戰國時 春秋之法 猶未泯 天叙有典 豈以世變改
易哉 項羽 弑義帝 負覆載不容之惡 鹿走中原 相與
角逐 未有 聲罪而將 天討者 董公正春秋之義 明羽
之為賊師 出有名而人心感動 師直為壯 而士氣奮
勵 羽雖暴 彊博乎司馬九伐之誅 而黨賊之徒 心寒
膽落 羽欲 不亡得乎 董公之言 不但滅羽而已 三秦

三·五九

合用卷三

三

之篡絳衣 太冠復高祖之業 祀漢配天 不失舊物 曹
丕之篡 左 將軍信大義於天下 武侯出師曰 漢賊不
兩立 昭昭 天子之事 若揭日月 此大綱正人倫明之效也 春秋
百世以俟 聖人而不惑 豈不信夫

轉生 轉生

或曰 轉生 出武關之計 轉生取敖倉之策 皆所以困
楚而使之 力分食盡也 良平之智 不及此 何歟 曰 天
下有無窮 之才 人才有無窮之智 惟不自用而能用
人者 乃能 合羣才以為才 兼眾智以為智 趙奢解閼
與之圍 而先據北山之謀 乃出於軍士之許 歷條侯

會稽之
子才智
子勇竟也
負謀
掩不備
以飢其師
其救東馳
之分太公
生之為也
因而漢業
三九十五

馮軾下齊
無憾也若
希魯連近
者一言濟
客並論也
秦之亂隱
七扶樂蓋
碑亦關

曰鴻溝

兵而右走藍田之謀乃出於道亭之趙涉
之無窮古之人所以稽于典謀及庶人詢
方楚漢雌雄未決競逐於滎陽成臯間迭
臣如雲猛士如雨未知制楚之策也出死
以分其力其謀發於軾生取穀倉絕糧餉
其謀發於酈生於是堅壁不戰養銳以待
西驚使之疲於奔命則軾生之為也鴻溝
呂后之歸因其食盡遂收垓下之功則酈
二生之納說非難高帝之能聽為難楚兵
成始於是矣天下固多奇士我然而酈生

六月周卷三

四

不免臨淄之鼎工於謀國而拙於自謀固
軾生說行而身隱鴻飛魚潛脫從圭組遠
慕董公亦古之逸民歟高於酈生遠矣賈
時救民而爵祿不纓其心不可與辯士說
吾觀集古錄後漢袁良碑叙其世系云當
居河洛高祖破項實從其策天下既定還
軾生陳人清塗之後良之遠祖也史失其
焉併書以補班史之遺

羽與漢約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
之約已定良平復說漢擊羽約可背與曰

張子房之謀陳平助之而已秦滅韓柱
子房必報之讎也君臣天經地義之所
謀所以為韓也秦將距峽關既以利害
子房曰因其懈怠擊之非失信於秦也
可不擊也羽約分鴻溝已解兵東歸矣
弗擊是自遺患非失信於楚也為韓報
也子房義與秦楚不共戴天心殄滅之
義為重小信為輕矧羽也智勇俱困兵
縱敵數世之患也縱之不攻則子房不
恥漢王亦不能據義帝之憤矣故合信
二九十二

卷之三

五

陵多助之至恭行天罰安勝垓下獲醜東城漢王編
素出師之舉子房間行歸漢之心凡以為此耳昔者
孔子至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止孔子曰苟無適衛
吾則出子孔子許之盟而出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
乎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夫蒲人之盟猶可負則峽
關說而復擊油溝約而再攻為君復讎也奚議焉

叔孫通起朝儀

或曰叔孫通以制儀漢史謂之儀法謂之儀品今可
效歟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所謂天秩有禮也春秋
晉不知殺魯不知尚羔去籍于國火于秦而

禮大壞矣叔孫通之朝儀頗采古禮而秦儀雜就之通豈能知古禮哉太史公謂秦采摭

是儀也非禮也六國禮儀其舊君抑臣朝廷濟濟然則野外所習長

樂宮所行皆法也法也在易上天下澤居君臣之尊卑

有常然而乾下坤上為泰上下交而志同尊卑未嘗

闊絕也至秦西寸君抑臣以商鞅之法廢周公之典若

體貌大臣而厲其節尊德樂道臣其所受教鹿鳴之

賓其臣伐木之友其賢此意不復見僕隸之臣諾諾

唯唯頓首而請味死而言為火水之未濟而三陽失

位為天地不交之否而天下無邦秦祚弗延職此之

由漢可以監矣而械繫及於相國獄吏貴於功臣賈

生有堂無陛之歎此叔孫通襲秦之罪也雖然通俗

儒也焉知禮自西晉之亂典籍泯絕而班固所上漢

儀十二篇湮滅不傳沈文阿所云奠贄不珪致享無

帛公王同璧鴻臚奏賀今亦不可攷三禮疏引通所

作漢禮器制度唐初尚存今學者不知其名物也矧

三代之禮乎六經樂已亡而禮無全經雖漢禮與律

令同錄者猶不得見之有志古學者所為發憤太息

三十七四

太古問卷三

六

陳五 六出奇計

或問陳平六出奇計其事可悉歟與曰古之謀人利於正而奇生焉後之謀人出於奇而詐生焉正而後奇猶不失其正也奇而為詐一時之利悠久之害也夫不以正論論齊桓晉文者陳平之奇亦晉文之譎歟以平傳攷之所謂奇計者大略可睹其間楚亞父也敵國相傾之術李斯尉繚之故智不足以為奇也其夜出女子榮陽東門也使無紕信相軀誑楚平之計亦不得施矣君臣以義相接以信相孚庶幾之士不一心之臣所以保又王家也偽游雲華以會韓信是教高帝以詐也君疑其臣臣貳于君哉若並走高帝傷子黥王之矢偽游之計實啓之至於平城特救急之下策耳匈奴見羸弱而伏奇兵以平之智曾不如一婁敬既無料敵之謀又無制勝之術於心也而後為不得已之計作史者諱而不言以世吳得聞其秘也乃所以為恥也舉四事而觀它知吳奇不失正其唯子房乎平終身奇譎謀兵則有餘謀國則不足廷爭不若王陵之正諫臣不若陸傑之果其以功名終業也

本問卷三 十

陸賈前說稱詩書

或曰詩書大於秦天下無誦之者漢興詩書以

說其為儒者賦曰學之為王也高祖不知
學也當時言詩有齊浮丘伯高祖還魯其弟子也
從也入見于魯南宮而高祖不能用也言書有濟南
伏生教于齊魯之間至孝文帝時乃詔書故往受之而
高祖未嘗問也浮丘隱而不見伏生老耄而後有聞此
高祖不學之過也古者立教造士莫先乎詩書陸賈
辯上也耳剽口誦而稱述之若二南之正始二雅之
言以典謨訓誥之軌範帝王所以脩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者賈何足以知之其言湯武以為逆取順守此
戰國駁雜卑陋之說其著新語不過秦漢之失得不

本用卷三

以士充愛之道告其君不以孔孟之詞落其君曹馬得
為儒者哉挾書之律未除遊學之惡未廣大風之歌
曰士女得猛士而已求賢之詔曰賢士大夫肯從我遊
而已通經學古之士不在列也次律令申軍法定章
程制禮儀孔氏六藝之傳不得與也孝文好刑名黃
老而詩書以異端廢孝武有表章之也而詩書以空
言廢孝宣有講論之名而詩書以法律廢是詩書之
道未得一試所存者章句訓詁爾漢終於雜霸道而
士以經術為祿利之資程子曰道不行百世無善治
學不傳千載無直儒亦可歎夫

置酒沛宮擊筑自歌

或問文中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何以
為霸心也曰高帝以猛士取天下而思得猛士以守
之其心則霸者之心也昔者成湯敷求哲人俾輔于
爾後嗣旁求俊彥啓迪後人武王詔厥孫謀以燕翼
子周公曰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王者守
天下之道如此若猛士可與除亂不可與守成秦有
王前羽蒙恬非無猛士也其效可睹矣呂后之悍戾太
子為盈之柔弱帝屬意於趙王如意之類已適庶之分
未定變故適在閔闕不在四方萬里之遠求天下之

二百九十五

答問卷三

九

真賢實德以輔翼太子嚴內外之辨以抑母后與政
之萌事無大於此者夫子緩頰東而急蕭牆立豈未
之思乎且漢所謂猛士莫若信越布敖功高桂貳相
繼夷滅韓信陳豨襲跡而動故人之縮亦不自保猛
士其可恃以守天下乎彊如周昌不能留趙王之行
智如子房僅能致商山之老帝何以為歲暮之託乎
帝之詔有曰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
待賢人而成名夫周文之事非帝所敢望齊桓身後
之既帝亦念及此乎是以知王道悠久而無斷
淺近而易毀此霸心所以為高帝累也君子臨大節

而不可奪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非武猛者所能也在易師之上六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一於用猛士而不慮其必亂邦此唐太宗誤於託李勣也漢之大目知事君之義者一王陵爾而不能止諸呂之不王它日平勃之謀幸而成否則漢其殆哉

過魯祠孔子

或問高帝不脩文學何以祠孔子曰聖人之道萬古如日月戰國自紛爭秦自阮焚不能晦其明也易剝之上九曰碩果不食在天地未嘗一日無陽在人未嘗一日無天理剝盡於上復生於下道不可終泯也

古今圖書集成

十一

太史公曰高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道化好禮樂之國哉然則帝之過魯而祠孔子亦有感於斯乎帝雖不悅儒學然約法三章代虐以寬此三代得天下之仁三軍結素為義帝東伐此三代取天下之心我其天資暗合於儒黨有真儒者孟子者引之當道使之經綸大經建立大本正家以法遇臣以禮興起先王之遺文措之事業則孔子之道可以復行漢其三代矣惜也帝之所用如叔孫通陸賈之徒陋儒俗學不能以道致君而尊也以前聖之美意不得見於為治之實

用蓋非漢廷諸臣論卑纖淺不足以佐下風歟張宣公有言高帝資質最與儒而學相合而最不喜學武帝元帝最號為喜儒而最與儒學相背兩者常相遠而恨魯二生不為高帝一出也其知言哉吁上不聞大道之要下不被至治之澤漢無真儒故也

欲易太子

或問高帝從諫如順流至欲易太子何諫者之不入歟曰帝王正心之學不明久矣仲虺誥成湯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於後昆所謂制心者明天理以遏人欲使心有所制而不敢肆也高帝誅秦感項功軼

右問卷三

十一

千古而困於一女予之娛欲以孽代適大功易立而本心難保人欲易流而天理難持一念之敬肆天下安危存亡之大幾也張良叔孫通從容啓沃不務格作心於未萌攻心於未縱而力爭於已然難矣然而高帝之心不盡蔽也張良招四老人帝幡然而改創業垂統之初立而無失雖不能正其心而本心之明猶在也光武之興之君而以私愛易儲嗣唐太宗之英武而廢立之際幾不能自決是又在高帝下矣

惠帝

舉民

力田者復其身自有法令妨民者

除坑書律

或曰此三者皆心政急務蕭何為相未之行也曹參而後行之然則曹參不但守蕭何之法與曰秦項既平叛亂繼起其嗣何知秦之敝而未暇革也曹參相惠帝則天下略定矣流大漢之愷悌蕩亡秦之毒螫秦之所行亦蕭何之舊規也自商鞅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社而民不知有孝弟秦北為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成頭會箕歛財匱力盡而民不知有由田於是始舉孝弟力田者復其身自時厥後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高后之元年也置二老孝弟力

田常負文帝之上二年也復孝敬則武帝元朔元年之詔賜孝弟力田帝則元符元年之詔皆自是哲之海內殷富與於禮義縣此而致也自鞅斯趙高任殘賊之吏行督貴之術漢興秩荼凝脂之慘未盡洗也於是始省法令妨吏民者自時厥後除妖言令高后之元年也除收幣相律令除誹謗律文帝之元年二年也除錢律除田租律成卒令又見王文帝之五年十三年風流篤厚林罔䟽闊縣此而致也秦律敢有挾書者族高帝不好詩書尚仍秦舊伏生之書藏而未出浮丘之詩私相傳習高堂之禮竇貢公制氏之

漢皆湮鬱未發自秦焚書至是二十三年自漢滅秦
至是十有六年藏書之禁始除然守文之君當塗之
時以收拾遺經為意河間獻王始得古文先秦舊
書周官尚書禮記之屬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武
帝始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成帝始陳發秘藏校
書舊文鄉使入關之初收博士官所職之書三章之
書併除挾書之律則口授不至缺謬壁藏不至斷爛
五三載籍之傳周孔制作之文不若是之泯也雖然
言參能行此三者亦可以為賢相矣

張辟彊謂陳平曰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居

卷之六

大周卷三

三

南北軍 諸呂權由此起

或問李德裕謂授兵產祿幾危劉氏皆因辟彊啓之
其然歟曰辟彊孺子焉知國家大體為呂氏謀不為
劉氏謀也陳平畏死患失而從之不幾於一言而喪
邦乎平當危疑之際儻能以社稷存亡為己休戚何
主處以兵柄屬台戚哉平巧於謀身而慮不及國一
辟彊之言喜於脫禍而國事不暇恤焉得智劉案
如以呂滂如湯平之罪大矣所謂大臣者從正而不
從邪為義而不為利平無所不從又具臣所不為也
呂氏之權陳平實起之王氏之權張禹實起之武

之權裴炎實起之三臣之罪一也鄙夫可與事乎
漢以南北軍相制衛宮之兵在城內者為南軍若宮
之諸衛也衛城之兵在城外者為北軍若唐之左右
羽林也昔者成王之顧命召公命仲桓南宮毛仲夷
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
發命者冢宰傅命者二臣承命者師尚父之子也兵
事之嚴防危慮患之密若此今也惠帝殂而名他人
之子宮中已有非劉氏而帝者大臣媮合苟容惟呂
氏之聽柔舉中外兵權以授之高帝之業且墜於地
誰執其咎以四皓調護太子之功議者猶謂軍中不
三十一
左袒則四皓之安劉乃所以滅劉也况陳平之從驛
彊謀身不謀國為呂不為劉其能免於首禍之名乎
異時誅呂之功不足以贖黨呂之罪董子曰為人臣
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
不知其權雖然平不足道也王陵周勃於此時領南
北軍以制諸呂喻中外以高帝之威德孰不雲合響應
漢宗不至於幾亡矣惜陵勃之失此幾也

高后

議欲立諸呂為王

或問王諸呂之議王陵既爭陳平周勃又爭之其事

可以已乎曰非劉氏而帝者諸臣奉而君之無異辭
非劉氏而王者或從或否不係漢之存亡也其失在
於以兵柄授呂氏太阿在手孰敢嬰其鋒曰帝而帝
曰王而王拱而聽之爾春秋魯國之賊皆先得兵權
而後動於惡公子翬再弑王將專會諸侯不出隱公
之命公子慶父主兵伐已於莊公即位之二年仲遂
惣兵兩出入祀伐邾會師救鄭始於擅兵終於無君
春秋書之為萬世戒呂氏將南北軍其為翬慶父逐
之帥師也大矣陰疑冰堅異姓偃然為帝何有乎白
馬之盟王陵爭之於未同益哉外戚握兵未或不危
三言二

答問卷三

十五

亡王莽之為大司馬竇憲梁冀何進之為大將軍不
防於微不辨於早威權既奪而國從之自呂氏始也
呂后稱制八年再易主一若委裘穢諸王若刈草棄其
自斃產祿皆庸人平虜得以收其功不可以為人臣
之法

勃入軍門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
軍中皆左袒

或問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有左右何也曰儀
禮射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是以大射及士
喪禮皆袒左唯有易刑者袒右故觀禮云右肉袒注

云刑宜施於右是也以此攷之太尉勃誅呂氏
已定為呂氏者有刑故以右袒今之軍中於是皆左
袒而為劉氏效義者有賞皆義者有刑太尉之令嚴
矣非以覘人心之從違也高帝之餘澤在人者未遠
呂氏之餘威強脅而莫從北軍已屬太尉城外之兵
皆為漢用矣南軍雖猶屬呂產而無外兵之援產至
殿門弗得入則官中中衛皆漢之兵矣齊王襄伯義
于東萊陽之將待變于外諸呂已為几上肉故太尉
先入北軍猶張東之用羽林以復唐也將相同心慮
無遺策或以左袒之令而非蓋未攷古禮爾

三十九十六

卷之三

十六

代王即位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
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

或曰文帝入未央宮用白代來者撫兵柄不如唐裴
慶之入蔡也曰自世變之不古而人君不得不操天
下之大權真書曰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
天子錄之為萬世訓兵者國之神器君之大柄福威
惟辟征伐自天子出罔不在初詰爾戎兵張皇六師
雖成康之隆儆戒不忘况八變之甫定乎漢南北軍
在京師郎中令掌禁衛始也權移於呂氏今又權歸於
八臣平勃雖忠然處變與亂常異常時則君臣之分定

在上而不在下有變則大臣擅立君之威不亟收
之則君弱自彊之漸將不可制文帝夜拜宗昌以收
將軍之權張武行殿中以收禁衛之權乾坤開闔風
雷迅厲一夕而軍國之紀綱以正君臣之堂陛以嚴
雖有示人不廣之迹其音則天下之至公也帝之此
舉若私於用親臣實所以全大臣故平勃皆以功名
自終若宣帝之待霍氏光為大將軍子為中郎將兄
孫領胡越兵婿為東西宮衛尉假其權以養其惡優
之乃以害之然則文帝甘可輕議哉

文帝

三十七

卷問卷之三

十七

有司請蚤建太子

或問文帝元年有司何以即有建太子之請曰太子
天下之本本正而天下之正高帝初為漢王二年立子
盈為太子此漢之家灋也以高帝之豫定猶牽於如
意之愛惠帝繼嗣不明也亦有易姓之變稱制之僭廢
監不遠有司所以因請也呂獻可諫行議建儲或之
賞謂漢史載豫建太子也云有司不著其人託景帝
世不聞賞建言者言之曰公於天下賞之者私於己
也蓋漢俗近古上無私心下無貪功也後世則不然
文帝知豫建而不知豫也周勃灌嬰為賞

得而不知為太子擇師也
名是博為之忿所尚者刻
聽之藐藐也帝王之學不
稱有愧焉文帝天資粹立
漢而卜人君以建儲為培
其終也官寺擅置君之權
學之過也古者不諱危亡
神朝委來而天下不亂又
子將使不寧文帝不以君
有天下乎文帝可謂知為
君之道矣

三九十三

答問卷

二

十六

還千里馬令四

方毋求來獻

或問文帝却千里馬而不
足衆庶街巷有馬然則一
歟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田
教召公訓十武王曰犬馬
不育于國文帝之詔與聖
符節昔者穆以八駿荒晉
亡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平
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
民害而一心之微衆欲攻
也用智事之得所習者刑
薄賈誼選端士正人之言
傳而垂裕詒謀視詩書所
豈大臣無以格其心歟自
漢唐之宣宗後唐之明宗
宮闈起稱兵之既足皆不
實誼謂生為明帝沒為明
曰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
諱彼諱言建儲者其能長
君之道矣

其欲急荒驕逸由是而生愁怨離畔由是而起此
產所以亡虞也武帝因大宛之馬窮征遠討發卒十
八萬及其軍還入玉門者纔萬餘人得善馬數十匹
而已所重者畜馬所輕者民命人君可不謹所好哉
吁文之殷富武之虛耗可以鑒矣昭德塞遠以臨照
百官文帝有焉此帝所以為仁也光武以千里馬駕
鼓車其克紹祖烈者與

問一歲決獄錢穀

或曰決獄錢穀勃曰不知平曰有主者然則平為知
治體勃曰為治之體有司治其詳大臣治其要忽其

三

問卷三

十九

事而不知者非也諉其責而不預者亦非也周公作
立政曰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言刑之重也
周官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言財之重也惟刑與財
各有攸司而周公實治其要司寇蘇公式教由獄以
長王國周公特告太史以為後法重民命以培邦本
也無逸之戒以萬民惟正之共常貢正賦之分無橫
斂也一刑或誤民生必傷一實不節民力必困周公
豈徒曰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而念不到此哉夫一歲
獄可以見法之繁簡俗之厚薄一歲錢穀可以見
國計之盈虛黎元之息耗比真宰相之事勃之少文

國不知其職平乃責之廷尉治粟內史是亦未知其職也獄寬而放紛財聚而愁怨其可理陰陽順四時乎明刑協中非臯陶越遷粒民非禹稷而曰卿大夫各得任職可乎當是時秦之餘俗未改公私之積可痛平為大臣莫之省憂也知治體者漢相唯魏相而已四方異聞逆賊災變輒奏言之且言風俗尤薄殺父兄及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不曰責在廷尉也奏發倉廩振乏餒所以周急繼困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不曰責在治粟也若陳平之言其流弊將為王衍房瑄之請談矣王制曰大司寇

三ノ七十四

卷問卷三

七

上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召以為廷尉

或曰吳公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史謂孝文好刑名之言吳公之召豈以刑名之餘習歟吳公薦賈誼而史謂誼明申商亦有所合歟曰按公卿表孝文元年吳公為廷尉三年張繹之為廷尉攷之本紀元

李除收帑相坐
廷尉時也秦
者故循吏傳稱
而民從化豈可
繼以張釋之蓋
刑名為治哉漢
之斤斧不能不
以明申商薦之
之首其在廷尉
復善政無赫赫
三月八十九

李斯之徒有且

賈山

或曰賈山借表
陰侯灌嬰武士
何歟曰賈山胡
講習文獻之漸
養老之義亡輔
有切於此也定
萬世之基定自
商周聖之為焉

二年除詐誘詐
之苛法密網至是盪滌
吳公謹身帥先居以廉平
以學事李斯而議其疵哉
孝文天姿寬厚欲平獄絕
朝之儒唯賈生其言權執
難於申商吳公稱其通諸
也吳公雖無傳而廉平不
如陽春之解陰凌斯民生
之名所以為賢歟苟卿之

卷三

北一

公賢不肖在人不在師傅

上書

為論漢興以來上書者始
也而騎從者有斯人焉文
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
儒嘗聞先王長者之緒言
兩之臣亡進諫之士言秦
明堂造太學脩先王之道
血子之後斯言絕響一旦
謂士儂於家而壞於天子

罪皆吳公
有刑名之
不至於嚴
吳公之沒
刑曷嘗以
法制人主
家之書非
嚴為循吏
意既剝而
徒有李斯
也

見于此類
帝不能用
蓋家庭之
矣謂秦亡
之失者未
風行俗成
聞韶削之
之廷其言

得然可以起衰俗而敷蕩波非真
傑之士能之乎
有唯陛下所幸之語關人君自恣
之端然片言未釀
不足以累小大體也其後除錢令
君五年之夏山復
上書諫而帝終不用史但云終不
加罰以廣諫爭之
路而已山之才亞於賈誼其學粹
於晁錯帝以日食
之災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
立有而昂言諫論如
山者乃不見錄又何賢良直言之
士乎平意賈山為騎
於灌嬰與馬周之客於常何一也
當何能言馬周而
灌嬰蔽賢不能舉不足論也文帝
為一言而遺賢不能
若唐太宗之用馬周豈君臣遇合
之難歟山之稱詩
三百八十一

六言問卷三

北二

賜民田租之半

或問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
中正也多乎什
一大集小
賦具乎什一大
貉小貉文
帝賜民田租之
半不幾於
如道乎曰秦簡公七年
初禾田之有租
始見于此
仲舒謂秦除井田田
十倍於古漢

高帝經田租十五而稅一則餘於周矣漢初接秦之
敎民多背本趨末賈誼說文書使末技游食之民轉
而緣南晦於是開籍田以率耕又賜今年半租此二
年之詔也晁錯言地有遺利民有餘力欲民務農在
於貴粟使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邊食足支五歲
郡縣足支一歲於是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此十二
年之詔也明年除田之租稅以積粟之多也文帝兩
詔賜今年半租未以為常法也孝景二年令民半出
田租三十而稅一則以為常法矣然而都鄙廩虛皆
滿太倉之粟充積露積腐不可食君民兼足亦曰節
儉而已故為國以義為利未有不利用於國也以利為
利未有不害於國也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於
文景見之世祖中興之初師旅未解用度不足乃行
什一之稅建武六年軍士屯田糧儲差積詔三十稅
一知舊制蓋自孝景之後遂為定制也若年穀不登
則毋出田租郡國被災什四以上則毋收田租大旱
則勿收田租史不絕書此文亦子所以補漢制盡美
於鄙人歟

虎圈齋夫口辯

或曰齋夫代上林尉對亦盡補之爽也而張釋之言

其利口捷給則射之默然可取歟曰變風俗者必尋
其原商俗之敝在於尚言也伊尹以辯言亂政戒其
君盤庚以度乃口告其民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
未殄康王所以命畢公也周公作立政曰勿以儉人
成王作周官曰無以利口亂厥官所以反商之敝也
自戰國縱橫之士掉三寸舌以簧鼓諸侯秦廢詩書
崇法律君子長者之道微俗吏刀筆之習勝巧言鮮
仁者衆木訥近仁者寡利口覆邦家若崩通之流颯
馳波漫雖絳灌以功臣為相少文多質而
易革也進一畝夫則險膚刻覈之士攘臂而起何以

三百七十五

荅問卷三

共四

成忠厚豈弟之化釋之一言是為漢四百年永命之
本告訐易而禮義與其機在此萬石君不言而躬行
李廣相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風俗之篤厚人才之
淳實如此武帝以後氣象大異汲長孺不能用而用
多詐之公孫弘舞知之張湯長者之言不復聞而漢
道衰矣噫言顧行者為君子才勝德者為小人不佳
人君用人之法亦學者取友之戒

張蒼為丞相

或問張蒼好書博聞以文吏為相非絳灌比也而不
能興起儒者之學何歟曰儒者不用於世久矣劉向

別錄云虞卿以春秋授荀卿荀卿授張蒼然則蒼所
學者春秋所師者荀卿也漢初左氏傳出蒼家則蒼
之學不止律歷也明春秋之義以佐其君正綱常辨
名分決大事斷大疑經綸天下之大經壹以春秋為
繩墨則漢可以為帝王之治攷之於傳不過推漢為
水德推律調音以定法令程品而已而未嘗以春秋
之學施之政事淮南王長之罪蒼嘗議之而請論如
法之奏不能全兄弟之恩也肉刑之除蒼又議之而
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不能廣欽恤之仁也蒼自
秦時為柱下御史止於明習圖書計籍賈本所謂大
三百十

臣特以簿書期會為大故者安能以聖人之道經措
之相業哉其後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
是以聖經為司空城旦書也夫子制春秋以俟後聖
其終不行矣夫

周勃下廷尉

或曰絳侯有誅呂安劉氏之功文帝下之廷尉不以
議功少恕微薄太后之言亦曰殆哉或謂帝之繫絳
侯所以全之其然歟曰遇大臣以禮待功臣以恩未
聞係縲而困辱之也漢襲秦法君臣之際不以禮義
相接韓彭誅夷之慘鄭侯械繫之暴高帝不以能改於

秦也至文帝習以為常帝之疑絳侯始於非社稷臣
之對繼以率列侯之國之詔君臣之義已睽上下相
疑而被甲持兵之事起雖張釋之為廷尉而獄吏之
貴自若此路溫舒所謂秦有十失其一尚存者也帝
因賈誼之言養臣下有節然古者師友其臣漢直以
徒隸視之景之於周亞夫武之於竇嬰元之於蕭望
之成之於王商哀之於王嘉摧折挫抑至東都而益
甚豈非高文詒謀之失歟或曰張釋之於犯蹕盜環
則爭之絳侯之繫不聞其抗奏也爭於小而不爭於
大豈亦視以為常歟曰太史公謂積威約之勢自商
鞅李斯以是為常法漢之君臣恬不知怪張蒼為相
未嘗救文帝之失明絳侯之忠况廷尉乎故曰漢襲
秦之罪大

除盜鑄錢令

或曰除盜鑄之令以不能禁吳鄧不若不禁也曰吳
王濞即山鑄錢尾大難制謂之不能禁可也鄧通一
幸臣賜以銅山使之自鑄是與人主分富貴之柄也
周官予以馭其幸此豈所當予歟它日申屠嘉為相
檄召困折之如待奴隸何不可禁之有蓋文帝仁厚
欲省刑罰滌煩苛故除其禁非為吳鄧也自尚湯鑄

幣周立園法有泉布之名有輕重之權民不得專其利也秦惠王二年初行錢始皇三十七年復行錢漢興以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英錢文帝為錢益多而輕更鑄四銖蓋以錢輕而多偽非嚴刑峻法所能止莫善更其制而得輕重之中弛其禁而省刑辟之繁晁錯謂鑄錢者除為寬大愛人其知之矣武帝更以鹿皮白金更以三銖赤仄不但吏民犯禁之多而太常不收赤仄者為城旦汝南太守不用赤仄為賦者為鬼薪則法令之密可見矣自造白金五銖後五歲而赦吏民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以是觀之文帝除盜鑄之禁以紓天下之民豈不仁哉

賈誼上疏

否問卷三

廿七

詳

或問賈誼言可為痛哭者一謂諸侯強大也新書分為七篇何歟曰朱文公謂新書乃其藁草也又問可為流涕者二其一謂匈奴有可制之策而不用也其二不載於傳何歟曰新書論足食勸農者是流涕之一而班史載之食貨志論制匈奴凡二篇實一事也足食勸農為二又問顏師古曰可為長太息者六三而止蓋史取其切要者呂成公曰見於傳者有變風俗也教太子也體貌大臣也其三可得聞歟

曰新書言庶人上僭班史取為太息之一秦俗經制
一篇不以為太息而班史取為太息之二言教太子
是為太息之三言體貌大臣是為太息之四等齊篇論
名分不正銅布篇論收銅鑄錢此二者皆太息之說
班史削等齊不取而以銅布載於食貨志總而言之
太息者六繁然可見矣昭帝通保傳傳今在大戴禮
蓋以新書傳職保傳胎教容經四篇合為一朱文公
謂當時以列於論語孝經尚書而進於君蓋識其言
之要者今攷是篇有學禮有明堂之位有青史氏之記
載於傳者其略也嘗觀誼之疏於禮義廉恥反復言

之曰商君遺禮義曰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曰
棄禮義捐廉恥日甚此言薄俗之未變也曰廉恥節
禮以治君子曰頑頓亡恥隼詎亡節廉恥不立且不
信好曰俱亡恥俱苟妄曰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
曰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此言遇臣之有節也
仲霸者之佐誼誦法孔子者也而以管氏四維告
君蓋風俗根本實係乎此然禮義所該者廣庶恥
指者切未有不顧廉恥而能脩禮義者也論語
己有恥可謂士矣儒行曰砥厲廉隅此士之所
守凡民也戴天履地而為人誦詩讀書而為士

禮義捐廉恥無以異乎夫之民亦可愧哉蓋有經世之才所言皆漢之治體唯此四字可為學者之藥石而廉恥又立身之大節人之所以為人士之所以為士舍是則違禽獸不遠矣貫其趾舍車而徒君子喻於義也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小人喻於利也賈生有審取舍之說學者亦必審於斯

除秘祝

或問秘祝移過於下其秦所以亡乎曰湯誥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秦誓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無逸曰小人怨汝詈汝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此以民之

三言十三

卷一

北九

祥

過為己之過也湯改過不吝說命曰無恥過作非惟恐過之不知知而不改也其楚昭王赤雲之災不移於股肱孔子以為知大道宋京公熒惑之變不移於相與民子韋以為有君人之言過其可移乎秦禁誹謗誅詖言民然而弗恤惡稔而弗聞李斯分過而秦之罪不私於李斯也祝官移過而秦之禍不移於羣臣也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秦之愆不亦甚乎文帝之詔曰禍自然起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古帝王之盛心也詩云自求多福又云求福不回文帝有焉祠官致敬無有所祈謂歸福

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可謂正辭而無愧矣其顧
命曰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
不終可謂敬德而惟一矣武宣之後黷于祭祀何足
以進於文帝之盛德哉

擊匈奴逐出塞即還

或曰文帝遣將擊匈奴逐出塞而還不壹大治之何
歟曰六月之雅薄伐獫狁至于大原言盡境而還歐
之而已常武之雅徐方不四王曰還歸言振旅而歸
武不可黷也帝即位之初符軍陳武等議及士民樂
用征討以一封疆帝曰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宣北

陞為功多矣且無議軍二十三年之間治外規摹不
易於此匈奴入寇遣灌嬰擊走之不窮追也單于遺
書報以無負約不逆詐也募民徙邊而備御固積粟
塞下而兵食豐先為自治之謀隱然安疆之勢張相
如之長者藥布之烈士並為將軍非生事要功者也
逐之出塞亟命還師六月常武不專美矣然帝未嘗
一日忘武事也馳射上林勞軍細柳戎兵之事不敢
怠弛也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封疆之臣不
敢遐遺也嚴尤謂周宣得中策若文帝之待匈奴令
邊備守不發兵深入同符周宣尤不稱文帝何哉

鼂錯對策高第

或問文帝二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制舉自此始然未有應是詔者十五年再舉始得一鼂錯何其才難歟曰書云敷納以言言非文辭之謂也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不顯乎言也以文取士自文帝始帝親策三道之要垂問四者之闕將以廣箴諫之塗求經濟之實也錯乃對以親事法官之邪說大功數十之諛辭豈虚心待賢之意哉武帝以後若公孫弘又在錯下文中子稱洋洋鼂董公孫之對蘇氏謂西漢以文設科而文始衰鼂董公孫之流皆有科

三十一

答問卷三

三十一

舉之累言有浮於其意而意有不盡於其言愚謂董子非鼂公孫之儔也尚論者當有區別賢良之對正大讜直在漢一董仲舒在唐一劉蕡而止耳其它則科舉之空言場屋之小藝不足觀已

新垣平言汾陰有金寶氣意鼎出乎治而汾陰欲祠出鼎

或問新垣平言汾陰出鼎至武帝時鼎果出於汾陰平乃以詐誅何歟曰平既誅而方士之誕復用於帝之時汾陰得鼎安知非方士之飾詐欲以神新平之術乎司馬公作原命曰天道精微非聖人莫

知眚孟知有王者興於微賤而不知
孫氏禪以天下翼奉知漢有中衰阮
王莽乃云洪水為災西門君惠知劉
不知光武乃謀立國師公劉秀秀亦
無益於事以是觀之數術之言驗於
新垣平玉杯之詐已見其誅宜矣是
不語竒衰之術君子遠之

申屠嘉責鄧通

或問申屠嘉為相之威風折辱幸臣而
帝有以重其權歟曰古者侍御僕從

三十三

卷之三

三十三

起居罔有不欽奄寺嬖御之政宮中
士庶子皆領于冢宰之官此周公輔
身齊家清明純粹以為平天下之本
莫先於此至秦而大臣不得議近
車府令外內之踈昵不侔矣漢高
臣不得見樊噲是以有排闥之諫

宰相而朝廷肅然有泰山喬嶽之
古大臣之節文帝不學周官暗
也逮景帝時內史錯貴幸而嘉
周亞夫議徐盧等侯謂丞相議

權逮武帝重中朝而輕外朝嚴助等與大臣
公孫弘數詘石慶請治近臣所忠乃受其過贖罪
丞相充位矣又其甚者王嘉奏董賢而不免於禍東
都三公之權移於臺閣揚秉劾奏中常侍尚書召掾
屬問以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
秉對以申屠嘉詰責鄧通文帝從而請之漢世故事
三公之職無所不統於是尚書不能詰然而若秉之
舉其職者鮮矣諸葛武侯謂宮中府中俱為一體不
宜偏私使內外異法此出師一表所以與伊訓說命
相表裏歟抑嘗謂文帝之明能斥鄧通而去之則通
亦不至餓死惜帝不能遠佞人也

遺詔短喪

或問胡氏云短喪之詔謂吏民也景帝自短三年之
制是薄於君父自景帝始其論正矣漢之羣臣於其
親不行三年之服豈亦文帝為之歟曰翟方進後母
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
踰國家之制薛宣為丞相其弟脩持母服宣謂三年
服少能行兄弟相駁是漢相不行三年之制也安
詔大臣得行三年喪建光中尚書奏孝文定約禮
制光武絕告寧之典宜復建武故事陳忠上疏謂

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
建武初大臣不得告寧羣司營
喪以報顧復之恩官豎不便忠
正於高祖變於文帝建武又絕
也安帝紀元初三年初聽大臣
喪建光元年復斷大臣二千石
永興二年初聽刺史二千石
聽中官得行三年服是刺史二千石
行三年之制也因文帝之顧命廢天
景帝之過歟或曰應劭汪文帝紀謂

四七

答問卷三

三十四

此以日易月也顏師古曰文帝自率已
非有取於周禮何為以日易月乎三年
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禫又無七
之其說孰是曰劉貢父以翟方進傳二
則應氏不誤矣又攷唐常衮傳禮為一
文帝權制三十六日我太宗遺詔亦一
不忍既葬而除略盡四月高宗如漢以
天子喪為二十七日然則二十六日之
帝二十七日之制始於唐玄宗可以證
顏氏之誤王元感著論三年之喪三

諸儒張東之破其說而元感論遂廢然漢以二十一
日易月亦有是說矣若人君之禮諸儒之議茲不備
舉

以德化民

或問文帝以德化民有迹可言歟曰蘇氏謂紀無可
書之事然非無可書也叙傳所述曰太宗穆穆允恭玄
默化民以躬帥下以德又曰我德如國民應如中帝
之躬行本於寬仁恭儉玄默清靜風行俗成庶幾於
勝殘去殺以帝之天資能興三代之禮樂復三代之
制度則教化浹洽而王道成矣惜其有富庶之效未

三、七十三

谷間卷三

共五

知聖王所以教民者也農不供貢鼻不收斂宮不
新館陵不崇墓四者皆帝之盛德其大者不輕於用
兵也太史公律書載且無議軍之詔繼以百姓無內
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
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又曰天下新去湯火
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
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
稱有德君子者邪通鑑雖不書而以德化民之實於
此可見矣刑以不殺為能兵以不用為功財以不聚
為富人以不作聰明為賢此蘇氏稱宋之仁也愚於

文帝亦云

通鑑答問卷第三

答問卷三

北六

通鑑答問卷第三

通鑑答問

